



傷逝

**伤 逝**

---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,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,3<sup>1</sup>/<sub>4</sub> 插页,2 字数,45 000

1981年5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: 1—8,300册

---

**统一书号: 10061·370**

**定价: 0.40元**

---

## 出版说明

为了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，我们特编选了根据鲁迅小说《伤逝》改编的同名电影文学剧本。

本剧通过二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涓生和子君的恋爱悲剧，深刻、猛烈地控诉了黑暗社会、封建势力对青年的迫害，热情歌颂了子君反封建的叛逆精神。同时也沉重指出：幸福不能仅只寄托在爱情上，爱情不能脱离生活主要内容孤立存在，不应当“盲目的爱，——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”，“人必生活着，爱才有所附丽。”

改编本保持了鲁迅先生原著精华和艺术风格，文笔洗练流畅，人物塑造生动，是一部成功的改编之作。

为了便于读者参照阅读，特将小说附于书后一并出版。

一九八一年一月

《鲁迅全集》。初版《彷徨》的封面。  
书页翻到《伤逝——涓生的手记》。

## 第 一 章

### 一

夜色沉沉，隐约呈现出北京宣武门城楼的侧影。

下弦月旁，闪烁着几点寒星。乌云徐徐移动，遮没了星月。

城楼下，深巷寂静。一座破落的宅门。门楣上高悬着油漆剥落的匾额，依稀可见“江阳会馆”四字。大门上有一副淹没了的对联，勉强辨认出上联是“秀钟湖海”，下联是“美聚林泉”。从半闭的门扉间，约略窥见院落深处的一扇破窗还映着烛光。

更锣声，苍凉而悠远。……

### 二

简陋的斗室，窗前摆着一张散满书报纸张的旧方桌。  
史涓生伏案，在忐忑的烛焰前，面对着一迭摊开的八

行红格纸，执笔凝思。他年约三十岁，身着中式裤褂，苍白瘦削，神色忧伤。

更锣声渐远。

涓生激动地奋笔直书。沉郁的画外音：

“如果我能够，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，为子君，为我自己。

“一切还都是老样子，就好象我没有从这里搬出去。……”

他凄然地环视周遭——破窗、方桌、板床和壁角堆放的杂物。他的目光停在桌上那小小的像框上，破碎的玻璃下面有一张椭圆形的小像——那是子君，少女的圆圆的脸庞，明亮的眼睛里流露出天真和喜悦。她沉静地凝望，嘴边挂着一丝羞怯的微笑。

涓生痛苦迷惘地注视着小像，自语：“子君，你却决不再来了，而且永远，永远地……”

他支颐沉思。往事在他眼前涌现。他慨叹着：“那不过是一年多以前……”

### 三

石驸马大街。初秋午后的骄阳下，马车、人力车、行人往来如织。路旁，小小的白布篷下，卖酸梅汤的老头，叮当地叩击着手里的铜冰盏儿。赤膊的胖男孩，无精打采地坐在小铺的柜台前，闷声叫着：“包子，热嘴！”

路旁古树的浓荫里是文渊阁旧书铺。史涓生正专心致志地翻检着破烂的旧书。一个魁梧的青年在他旁边走来走去，焦灼地凝望对面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大门。

“怎么还不见她出来？”

涓生直起身来，慰解似地说道：“别担心！想来能考上的。”

女高师的门口，陆续有三三两两的学生走出来。

“嘻嘻！”一个身着月白衫和乌裙，梳着长辫的少女嘲弄地推了身旁那个艳装少妇一把，“我早料到你能考上，有人情面子嘛。”

少妇有些难为情，用臂肘触弄对方一下，娇嗔道：“哪里的话！”

校园的走廊上，几个女学生还在不安地依栏等候。从张贴着“新生入学口试处”纸条的教室里，传出冷厉的喊声：“沈子君进来！”

应着喊声，一个圆脸、身材纤瘦的女学生悚然地离开栏杆。她的稚气的眼睛里，流露出一丝惶惑。她迅速地走向教室，到门口时才放稳步子。

“你是沈子君？”坐在长桌后边的面若严霜，发髻上系着白头绳的中年妇人冷漠地发问。她抬起头来，厌烦地盯着子君的短发。

“是的。”子君微微低下头去。

中年妇人在入学履历表上重重地打了个红色的叉子，把它扔进一个半开的抽屉里。

子君睁大眼睛，探询地望着主试人。

“请回吧！”

“怎么？”

中年妇人摆了摆手：“教育局命令，本校不收剪发的学生。”

子君的目光突然沉滞，随即茫然地走向门口，陡地转身回望中年妇人，脸上流露出忿忿不平的神色。

她逃跑似地跨出校门，目无所视地在街上走去。

“君妹！”余洪轩从文渊阁门口边喊边赶过来，“怎么样？”他关切地望着子君。

“不收！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子君气恼地把覆额短发向后再一掠：“为什么？因为头——发。”她意外地看见涓生站在洪轩背后，有些难为情地点了点头。

涓生冷冷地笑道：“在教育局就听说过了，还以为是无稽流言。”继而感慨地说：“谁能想到，民国十年啦，还有人为了头发受苦。……”

“明年再考。”洪轩的语调坚决，表示并不在意，“我们正在要求学校收女学生，明年设法考进我们北京大学

吧！”

“可是，我怕父亲会把我接回家去。”子君痛苦地绞着手帕。

洪轩的脸上显出焦虑的神色，涓生无可奈何地望了子君一眼。有顷，子君轻轻地，似乎在对自己诉说：“我不回去，我决不回去！……”

#### 四

子君叔父家的客厅。全堂红木家具，迎门挂着风竹的条幅。方桌上的大座钟两侧，摆着一对花瓷帽筒，一个帽筒放着一顶珊瑚顶青缎瓜皮帽，另一个帽筒插着一支拂尘。桌下赫然在目的是花花绿绿的高腰搪瓷痰盂，侧壁上悬满了字画。

子君叔父约五十开外，是个亦官亦绅商的人物；他正踌躇满志地吸着水烟袋，同两个朋友闲谈。

着洋缎背心的中年胖子，指点着桌上那张四开小报《理学旬刊》，朗声笑道：“芸翁，真有您的。骂女学生的一段，可谓字字珠玑，妙趣横生。……”

戴墨晶眼镜的老幕僚，颇不以为然地斜睨了胖子一眼：“啧啧，宣扬孔教之真髓，抨击当今之世风，真是鞭辟入里，发人之深省。”

“哪里，哪里。谬承过奖。”子君叔父不禁喜形于色。



帘外画眉鸣叫，厅内人们的目光转向门口，子君站在台阶下，恳求洪轩：“你同叔父说说，让我还留在这里。”

“行呵。”洪轩点头应承着。他掀开竹帘后见到有客人，立即缩回身去。

“洪轩，见见两位长辈。”子君叔父却喊住他。

洪轩只得应声，拉着涓生一同进去，两位客人欠身招呼。子君叔父指指洪轩：“我的外甥。”又站起来指指老幕僚和胖子对涓生说，“这位是司法总长的秘书徐老先生，这位是税务总署王老先生。”接着转向正盯视着涓生的两位客人，“史先生是舍甥的朋友，在教育局办公。台甫是？……”

“史涓生。”

“呵，在教育局办事，好呵好呵。”老幕僚用官场中上峰奖掖后进的眼光打量着涓生，“唔，我们正说到这里，教育局应该出示禁令才是。”

涓生疑惑地扫了对方一眼：“禁什么？”

“唉！时下最可恶的莫过于女学生。三五成群，游街串巷……”

胖子迫不及待地插言：“连公园、游艺场也敢抛头露面哩！”

“若不严加约束，闹得国将不国！……”子君叔父连连点头称是。

老幕僚用衣袖拂着衣襟，表示不屑多谈，稍顷，矜矜

然大有深意地说：“鄙意还毋需多此一举，倒是总长大人颇为关心世风。”

洪轩鄙薄地笑道：“总长！区区一个总长，能阻挡得住时代的潮流？”

子君叔父皱眉，威严地看了他一眼。

涓生窥察着各人的神态，却故作轻淡地说：“只怕教育局鞭长莫及，一纸禁令禁不了，要是由巡警总局出面，大街小巷一律戒严，禁止女学生通行，倒许真有实效。”

子君叔父佯装着雍容大度的神态，向老幕僚和胖子说道：“暖暖，这就是自命新进的人物爱唱的时兴高调。”

胖子愤然地说：“高调，能当什么用呢？”

老幕僚略敛愠怒之色，用长指甲挖着鼻孔：“无怪乎人们都说，过激主义来了。怕就是来了。”

胖子从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块怀表，打开银盖看了看说：“我们该走了。”

“是呵，盛德乱坛今天请仙。那乱仙，就是蕊珠仙子。”老幕僚有些高兴起来。

“是一位谪降红尘的花神，爱跟名士们唱和。……”胖子津津乐道，忽然一指老幕僚，“上次他老人家叩求了三回，才赐了一首五绝：‘红袖拂天河，莫道……’”他作了个拂的架式，顺势拍拍子君叔父的肩，“嘻嘻，芸翁，同去，同去。”

他们互相推让着走出厅门。

客厅里静下来。洪轩抓起《理学旬刊》，只顾看下去。涓生走过来同看，嘴角挂着嘲讽的微笑。

子君悄悄进来，在他们背后站了片刻，低声问道：“表哥，你跟叔父说过了吗？”

“说什么！”洪轩指着四开小报，“他写文章大骂女学生呢！”

子君顿时愁容满面。洪轩同情地望着她，又转向涓生，恳求地说：“她考学校的事情，还要请你帮忙的。这两天，我就要离开北京了。”

“不是快开学了吗？”子君着急地问。

“不读书了，这样的社会！”

涓生稍觉突然，顿了顿，问他：“到哪儿去呢？”

“到汉口去。”洪轩眼睛里显现出坚定不移的信念，兴奋地说，“那里，工人运动正在兴起。”

涓生望着他，沉思地说：“人要是能信奉一种学说，并且身体力行，总是令人羡慕的。”

子君静静地听着，稚气的眼睛里，流露出惶然莫解的神情。

少顷，涓生犹豫地说：“可是，我能对子君女士有什么帮助呢？”

洪轩按着涓生的肩膀：“给她补习英文，经常带些新书报来，可以吗？”

涓生首肯。子君对涓生投来感激的一瞥。

## 五

子君叔父家的客厅。南窗下，拭得光洁的书案上，胆瓶里插着几支白菊。

涓生拘谨地站在书案前，从布包袱里拿出一本旧洋装书。“是不是先学这本英语语法呢？”他摸着书角说。但他发现子君面有难色，就又惴惴地问：“子君女士，学什么都可以的。”

子君注视着语法书：“史先生认为这本文法书可以学，那就从现在开始吧！”

涓生还想解释些什么，却只是坐下来，翻开书页。子君按住移到前面的书本。

书页在她指间翻过。她用笔作习题。

书页翻过，子君如释重负地微笑。

案头胆瓶里，一枝吐蕊的新梅。

涓生把双手笼在棉袍袖中，轻松地踱来踱去：“呵！总算学完了这本文法了。”

子君把脸孔转向窗外，眼睛里闪过一缕爱娇的笑意，却装出严肃的语调问：“为什么说，总——算——学完了？”

“文法是太枯燥，可你，学得很好。”

子君掩不住心头的喜悦，她温婉地说：“是因为您，您那样费心教我，可我学得并不好。”顿了顿，又恳求地问，“史先生，以后学什么呢？”

“还是按照你的意思吧！”涓生说着，打开布包袱，露出一本精致的小书。

子君一瞥，高兴地抓住书本：“呵，雪莱的诗！”

“我喜欢雪莱的诗。他在一百多年前就曾说道：‘冬天已经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’”

清新的、意味深长的诗句，立即在子君的心灵中引起回响。她反复地低诵着：“冬天已经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”

内室门后，子君叔父正听见他们的谈话。他始而疑虑，渐露烦恶之色。

涓生凝视着那枝吐蕊的春梅。

“砰！”门被粗莽地推开。子君叔父突如其来地站在门口，面色愠怒地对涓生喝斥：“岂有此理！谁请你来的？”

“叔叔，您在说什么？……”子君含着羞愧愤懑的泪水分辩道。

“我是受人之托，你不必这样无礼。”涓生从容地戴上帽子，披起围巾，便向门外走去。在跨过门槛时，他投给子君默默的一瞥。

“什么？你懂得什么叫礼？”子君叔父叫嚷着。

使他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子君竟然丝毫不顾怒责的目光，却紧随着涓生走出门去。子君叔父怒火中烧，猛地把那本雪莱诗集抓过来，翻了翻，一把扯成两半撒在地上。

涓生快要走出院落，紧随在他背后的子君低抑地说：“太对不起。”

涓生有些吃惊地回头，立即担忧地止住她：“没有什么，你快回去吧！”

子君顿住，愤懑的泪光中更增添了无告的怨艾。她看到涓生走了出去，又复奔到大门外。

涓生已经走离门口丈余，却又若有所失地回望。子君竟站在门口目送。他迟疑了一下，不由自主地走回来，似有所悟，但又不敢置信心头一闪的臆测。

“还有什么事情托付吗？”

子君点了点头，可是却说：“没有。”

涓生无言。他搓着手，犹豫再三，才鼓起勇气问：“你有空到我的住处来，行吗？”

“怎么不行。”子君抬头望着涓生，怨艾的神情渐消。

“星期天，我是不办公的。”他还是探问的语气。

“好吧！”她急切地应允。

“星期天，我总是不出门的。”

听到这种几乎是亲切的叮咛，子君的眉宇开朗，稚气

的眼睛明亮起来。涓生却想着方才发生的一切，担心地说：“那么，我们再见吧。”

她的面孔上展开了充满希望的笑容。

## 六

江阳会馆西侧跨院的破屋。房中只有几件简陋的家具。靠窗摆着一张方桌，散置着文具、纸张和书刊。木板床上，枕边也堆着几本打开的书籍。透过破败的窗棂，可以窥见一株高大的、光秃的槐树，蛇样的紫藤缠绕着树身。初春午后的灿烂阳光充满了院落，也慷慨地洒落在陋室的凹凸不平的砖地上。

涓生兴致勃勃地收拾房间，待到大致就绪，就顺手拿起一本罗素的《到自由之路》，漫无目的地翻着。他不时侧耳谛听室外的足音，仿佛每一响步履声都可能是子君的。

外面的足音渐近，“踢塌”、“踢塌”的布鞋声清楚起来，他面上的期待神色陡然黯淡。院里，长班的儿子趿着鞋，耸着肩，拎着饭铺的提盒走过。

涓生焦灼地走来走去，稍顷，从门后取下帽子就要外出，却面色阴沉地停顿在门槛前。忽地又传来了清脆的皮鞋声，他连忙推开门去张望，原来是住在外院的那个油头粉面的轻薄少年走过。他恼怒地自语：“这个擦雪花膏的小东西！”

他颓然坐在破藤椅上，呆呆地望着屋门，又失神地拿起一本书，随手翻动。

“阁、阁、阁……”高底皮鞋触着砖地的清响传来。声音越来越近了，直向门口逼来。他骤然生动，一跃而起，疾步迎到院落里。

子君来了，她已走到紫藤架下。她那带着笑涡的、苍白的圆脸，有条纹的布衫子，玄色的裙，给破败的院落平添了无限的生气。她略显局促地站在他面前，一只手紧拉着绒线披肩。他欢悦地凝视她，心宁贴了。

子君坐在涓生刚才坐过的藤椅上。她的眼睛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光泽，略为矜持地微笑着。涓生坐在床头，手肘支在桌上，神情激越地谈着，不时瞥视一下子君。

“在这个可诅咒的社会里，专制家庭就如同一座座铁的牢笼，把青年男女禁闭在里面。他们有的昏睡着，不感到压迫的沉重；有的胆怯起来，也就服服贴贴地忍受；有的则碰得头破血流，挣扎着，呐喊着……。”

“只有打破旧习惯，冲出这封建的牢笼！……”

“唉，要用多少代价，才能换得自由！……”

子君颌首，深切地思忖着。

涓生指着床头壁上的一张画像：“子君女士，这就是奔波异域追寻自由的雪莱。”

“呵。”子君抬头瞥见画像上的诗人的秀美面容，但



只草草一望，便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。

涓生觉察到了，立刻从《自由之友》杂志里，翻出一张易卜生的铜版像，指给子君看：“易卜生老人，你读过他写的《玩偶之家》吧？”

子君凝视须发蓬松的肖像，摇头。

“下礼拜六，北京大学演出《玩偶之家》，你来看吧！”

## 七

北京大学第三院大礼堂前，墙上贴着大字的海报——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为《北大旬刊》募捐演出易卜生名剧《玩偶之家》。

大礼堂里坐满了观众，他们大抵是各校学生。子君也坐在中间的一排长椅上。人们安静地，甚至是严肃地欣赏着演出。

演到最后一场，子君屏息仰望着台上。

娜拉站在海尔茂面前，神色严峻。她脱下戒指，冷静的语调透出深沉的激情：“不管法律是不是这样，我现在把你对我的义务全部解除。你不受我的拘束，我也不受你的拘束，双方都有绝对的自由。拿去，这是你的戒指。把我的也还我。”

子君感动，热泪盈眶。

台上，海尔茂喊：“娜拉！娜拉！”后台，大门砰然